

□ 国际关系史研究

# 论韩国出兵越南之动因 及在外交上对韩美两国的影响

黄定天 马德义

**[摘要]** “东京湾事件”以后美国开始在越南实施大规模地面作战计划，号召“自由世界”国家对南越进行军事援助，对此韩国表现尤为积极并最终出兵越南。从美韩两个方面来看都存在着促使韩国出兵的动因。朴正熙政府主要出于稳定国内局势、促进经济发展以及保证国家安全等方面的考虑实施了出兵计划；美国则是为了显示联盟的稳定性和减轻本国负担的实际需要。同时，反共思想及冷战思维是美韩在出兵问题上最大的同符合契之处。韩国出兵越南在外交上对本国、对美国的朝鲜半岛政策以及对美朝韩三方关系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美韩关系；美国；韩国；出兵越南；越南战争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5JJDGJW 006）

**[收稿日期]** 2010-02-28

**[作者简介]** 黄定天，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长春 130012）；马德义，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哈尔滨 150080）。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开始明显陷入事势穷蹙之困境，这也是二战结束后美国在冷战环境中所面临的巨大考验。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卷入是其战后对外政策之重要内容，追求该政策的高效性也就成为美国这一时期主要政治目标之一。美国对越政策本身充满复杂性，韩国地面作战部队的介入无疑加大了这种复杂程度。韩国实现出兵越南存在多重主客观因素，但笔者认为，这既非韩国也非美国一厢情愿之举，韩国出兵行动的实施是美韩双方对各自国家利益通盘研判的结果。在实现韩国出兵越南问题上，无论美国还是韩国都不同程度地达到了各自的政治目标并在外交上对两国产生深刻影响。

## 一、朴正熙政府积极要求出兵越南的因由

美国在东北亚地区挑起了一次热战以后又促使另一场新的危机出现在亚洲的另一角。韩国在多种因素作用下积极介入，这完全是其出于对国家利益考虑的结果，美国驻韩大使布朗也认同这一点。<sup>[1]</sup>从韩国出兵越南的具体历史过程来分析，虽说法各异，但唯有国家利益是韩国此举的决定性因素。概观之，朴正熙政府不同场合不同方式的言与行都最终聚焦于此。

### 1 朴正熙政府的“反共思想”是其出兵越南的内在动力

韩国实施出兵越南计划的过程中，朴正熙的反共思想发挥了极大作用。“五一六”军事政变

当日朴正熙就表示要坚决与共产主义力量作斗争，且此后这一立场也始终没有松动。

朴正熙本人一直坚持认为，在遏制越南地区共产主义活动与维护本国安全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于是，“保持自由民主的南越的存在”与“韩国国家安全”这两个问题就密切关联了，进而“反共思想”和“越南问题”也就顺理成章地结合起来。因此朴正熙强调：“若不能阻止共产主义在越南的侵略，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失去整个东南亚地区，这将影响到韩国的安全。基于此，我把（朝鲜半岛）军事停火线与越南问题联系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国官兵正在越南进行奋战的原因所在。在韩国五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军队）此前从未进入他国、也从未向任何国家派出作战部队，但这次我们这样做了，因为我们必须从共产主义的入侵活动中拯救与我们关系密切的盟国。这是我军首次在外国领土上作战，历史将会证明我们的行动是荣耀的和正义的。”<sup>[2] 280</sup>朴正熙此番表述明确说明其主要出兵意图就是“反共”，通过“援助盟友”的行动来表现其抵制共产主义进攻的决心，在使其政权合法化的同时又可以在国际社会表明自己的身份——美国在东亚地区遏制共产主义不可缺少的盟国。

## 2 “韩国国家安全与越南问题密切相关”思想的作用

朴正熙在诸多场合都提到，韩国在东南亚地区部署军事力量打击“共产主义势力”可以加强韩国国家安全。他在1967年总统竞选时指出：“坦白地说，如果韩国不向越南派兵，我认为两个驻韩美军师就会被调往那里。从国家安全防务角度考虑不介入越南战争可能吗？”<sup>[3]</sup>韩国外长李东元也曾表示说：“南越局势的发展变化与韩国关系非常密切，因为不论那里发生什么都将影响南越的亚洲邻国——首先是东南亚地区尔后就是韩国。无论美国还是南越提出出兵要求，韩国都会予以严肃认真的考虑。”<sup>[4] 146</sup>可以看出，越南问题的发展变化会直接或间接影响韩国国家安全的思维逻辑成了朴正熙力挺出兵政策的理论基础。

笔者认为，韩国这种逻辑主要基于以下考虑：“共产主义势力”在越南地区的胜利将直接促使朝鲜采取进攻性政策“吞掉”韩国以实现半岛统一，即，韩国不希望北越在越南问题上胜出而成为朝鲜效法的榜样。相反，如果“共产主义力量”在东南亚地区失败也必定使朝鲜的锐气受挫。同时，韩国出兵还可以使其军事力量获得重要的实战经验，并借此获取美国先进的军事装备和军事技术。参加越南战争可以为韩国提供训练军队的机会以便建立现代化的军事力量，又可以使美国不削减维系韩国安全的驻韩美军数量。这一切又直接服务于韩国国家安全利益，于是“出兵越南”便成为一项一举多得事半功倍的战略决策。故而，对以上战略利益的诉求成为朴正熙政府急于实现出兵越南的内驱力。

## 3 朴正熙政府实现国内稳定与发展的需要

朴正熙发动政变以后其政权基础非常不稳固，军事集团内部一直存在着反对派。在“家烦宅乱”的情况下，朴正熙经历了多次高级将领的反对活动，他曾以“密谋推翻政府”为理由逮捕并监禁了近百名高级军事将领。尔后，虽然军界大都对朴正熙表示支持，但并未完全清除意欲推翻其政权的反对派力量。朴正熙为达到转移内部矛盾的目的，同时尽快在国内扩大政权基础，尤其是在美国眼里使其政权合法化并进而给与认可和支持是非常必要的，如果美国同意韩国出兵越南，朴正熙就达到了这一目的。况且若没有持续不断的美援，其政权是难以维系的，因此在“盟主”遇到难题时挺身而出实属必要之举。

韩国认为参加越南战争可以提供有助于解决国内社会政治经济难题的机会，不仅可以帮助盟友，而且还可以通过类似日本在朝鲜战争中的做法来刺激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从结果来看，韩国在这次出兵活动中不同程度地实现了本国绝大部分目标并同时得到极大的实惠，甚至连美方都认为韩国人已将其派出的5万名士兵视为韩方自己的“阿拉丁神灯”（A laddin's Lamp）——靠他们要什么就有什么，使之所有梦想都得到实现。<sup>[5]</sup>的确如此，美国开销了17亿美元才换取了韩国在越南进行战斗。<sup>[6] 144</sup>韩国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崛起，其中一项不可忽略的原因就

是实施出兵越南政策带来的发展机遇，朴正熙政权很好地利用了这个机会。

## 二、美国积极促使韩国出兵越南的动机

美国积极促使韩国出兵越南的动因可从以下三方面来进行概要分析，即，越战“国际化”对美国而言意义重大，这既有削减美国军事负担的实际作用、更具国际政治舆论作用，而且后者往往更被美国所看重。达到上述两重目标以后，美国的东亚政策自然就得到了贯彻。

### 1 减轻美国负担的实际需要

随着在越南地区卷入程度的逐渐加深，美国开始积极寻求韩国等国家“入伙”以借此“说明自由世界的决心并减小其负担”。<sup>[7]</sup>美国在越南所面临的局势从1965年春渐趋恶化，战局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其尽快向该地区派遣地面作战部队。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表示说，美国现在的政策就是向南越派送任何可以加强南越政权的一切东西。“在南越的美军数量应该增加到34个营，加上韩国许诺派出的9个营，将达到43个营、总人数将上升到17.5万人。假如他们（韩国）不能派出那么多的话，空缺部分将需我们自己补足。”<sup>[8][90]</sup>国内反战运动极大制约着美国再向越南派出军队，而越南局势的发展却急需美国增加兵力，于是美国再次转而求助于它在南越最重要的“第三国”盟友——韩国。美国此时对韩政策主要目标转向力促其向越南增派地面作战部队。美国国务院在给驻韩大使馆的电报中强调指出，美国关于向韩国提供经济援助的最终立场将主要取决于朴正熙政府能否在1967年实现向南越增派另一个师，而美国国防部则进一步“坦诚地”表示说，“那个师我们确实需要”。<sup>[9]</sup>到1968年初，国防部长克利福德甚至指出，美国已经到了无兵可派的地步了。<sup>[10][569]</sup>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对韩国增派军队的迫切心情。韩国实现向南越增派地面作战部队无疑减轻了美国的军事负担并进而缓解了它在国内所面临的压力。

### 2 在国际舞台制造越战“合法化”的政治诉求

实现韩国大规模出兵越南还可以进一步向世界显示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联盟”的稳固性和有效性。大约40多个国家向约翰逊总统的“号召”做出反应向南越提供援助。

在众多的美国盟友中也有对其越南政策持异议者，与美国有着“特殊关系”的最大西欧盟国英国就是如此。<sup>[11][68]</sup>美国最终没能使英国转变态度向南越派遣作战部队。因此对美国而言，强有力的支持并非来自美国的主要西欧盟国，也并非来自“东南亚条约组织”成员国，而是来自于朝鲜半岛上的一个小国——韩国。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得到了6个国家军事上的直接支持，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显示联盟稳固性”的政治宣传目的——美国所进行的越南战争并非其“孤家寡人”的孤立行动，而是得到“八方”支援的“正义”之战。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韩国在这个过程中对联盟的“贡献”明显高于其他成员，是美国“最忠实的”盟友。

### 3 美国东亚遏制战略的客观要求

当法国在越南地区处于强弩之末之际美国及时“接班”，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让该地区与“共产主义”力量进行角逐，这是美国冷战遏制战略的强烈表现。<sup>[12][39]</sup>其实，这说明美国高层决策者很早就已经将上述地区从战略上紧密联系起来。美国将越南作为遏制共产主义的另一个实验场，就如同当年朝鲜战争一样，这是“盟国”在东南亚地区共同抵制共产主义力量的一场斗争。约翰逊政府坚定地认为，美国在越南对共产主义入侵活动做出何种反应应对该地区乃至美国

---

<sup>1</sup> 当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对美国在越南的轰炸政策表示反对时，约翰逊极力辩护并对英国没能向南越前线派遣作战部队进行了指责：“我希望贵国能够在《东南亚国家条约》框架下再进一步考虑贵国利益所在及已做之承诺，南越正在遭受苏联支持的北越的进攻，5个缔约国已经同意向南越派出援助部队。我们不相信，作为日内瓦会谈主席之一的贵国主要任务就是袖手旁观，而另一个会议主席——苏联却在提供各种大量援助极力支持北越进攻南部地区，他们正在合力运用强力手段控制南越”。

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为增加对南越的国际援助以及显示自由世界的统一，约翰逊政府于 1964 年 4 月公开宣布，它将寻求更多国家参与“多旗帜计划”以抵制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约翰逊在总统新闻发布会上提出要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介入程度并指出，美国希望能够在越南“看到其他国家的旗帜，希望我们能够统一起来以便阻止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扩展并遏制他们毁掉自由世界的企图”<sup>[13]</sup>。因此，由于美国“摩尼教”式的非善即恶、非明则暗的冷战思维而形成的对共产主义的看法<sup>[14]20</sup>，必然促使其动员一切力量实施遏制战略，而韩国出兵越南恰恰是符合美国冷战思维逻辑的行动。

### 三、韩国出兵越南在外交上对韩美两国的影响

毋庸讳言，韩国出兵越南的历史事件在诸多方面对当事方产生了影响。该历史过程在外交上对韩美两国的深刻影响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理解。

#### 1 提升了韩国的外交地位

韩国在 60 年代后半期出兵越南的行动是韩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不仅是韩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海外用兵，而且也表明它以一种新的和更加活跃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并因而开始重新定义美韩两国关系。

朝鲜战争结束以来，韩国一直被视为受美国保护的羸弱小国。把在远东地区抵制共产主义扩张视为基本国策的朴正熙不但想要提高韩国的国际声誉、加强国家安全，而且还希望通过提高韩国在美韩联盟中的分量来改善其国际形象。韩国出兵越南体现出韩国在寻找机会尝试在某种程度上走出美国的影响，以期在国际舞台及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韩国已经不是历史上的“隐士之国”了，它这时已经极力要抛头露面了。

韩国在南越军事行动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在得到南越政府正式书面请求情况下进行的<sup>[15] 239</sup>，此举使韩国至少在表面上做到了“出师有名”，同时又显示了主权国家的形象。韩国力图提高本国国际地位的努力还体现在韩军与驻越美军之间的关系上。美韩驻越军事指挥机构协商同意共同遵守“自由世界军事援助委员会”确定的行动方案，该委员会由美韩和南越代表共同组成，委员会制定盟军行动纲领但并不实行直接控制。为了保持战略协调性，韩国方面同意其军事力量在指定地区应该对美国的命令做出反应，但给韩国军事力量下达的指令以“请求”形式签发，韩国方面按照正式命令的形式加以执行。这对美国而言是明显的妥协，对双方来说也是一种折衷表现。韩国坚持这样做，因为它打算以此向国际社会表明，韩国出兵越南是其自愿帮助美国和南越，并非美国的雇佣军和附庸。韩国自身也认为本国地位得到了提高。韩国方面于 1966 年 4 月指出，它在盟国对东南亚政策协调会议上已经赢得了更大的发言权（the right to a larger voice）。<sup>[16]</sup>有韩国人对此表示说：“如今我们在越南正在帮助你们（美国）……我们现在感到更加独立。如果我们现在不愿意的话也可以跟你们理论一番了。”<sup>[17]</sup>

#### 2 对美国东亚外交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美国在越南地区的战略利益、韩国的特殊地缘政治位置及美韩联盟关系的存在，必然使朝鲜半岛发生的一切与整个美国东亚政策如影随形。上个世纪 60—70 年代不仅是韩国政治经济发生巨大变化之际，也是美国与其东亚盟友之间关系变动不居之时，韩国出兵越南就是其重要内容之一。美国近乎不遗余力地促成韩国出兵越南的现实，进而在外交上完成了东亚战略布局的关键环节，同时也对美国的朝鲜半岛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方面，韩国出兵越南使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两点一线”外交政策得以实施。美国在冷战时期有着众多的盟友，但能够向越南派出地面作战部队的国家屈指可数，即便没有取得最终胜利，但美国还是在东南亚地区显示了其维护“自由世界”利益的决心，而韩国的行动正是美国

这种努力的主要组成部分。来自东北亚的这股“自由世界”的代表力量以其实际行动在东南亚地区展示了抵制共产主义的“风范”，从政治意义上来看这一点恰恰是美国所追求的。韩国出兵越南不但对本国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该事件之国际意义也非同寻常。韩国出兵越南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到朝鲜对韩国和美国的態度，美韩也同样采取了相应措施，于是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因此也就随着东南亚地区国际形势的变化浑然一体，进而美国对上述这两个地区的政策也就成为互为表里不可分割的整体了。实际上早在1961年美国就表现出来这种“两点一线”的战略思维了。<sup>[18]</sup>韩国和越南这两“点”之间的联系通过美国这条“线”得以实现，这种点与线的关系实际就是东亚冷战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以上问题都应该放在美国东亚冷战政策的大背景之下进行分析才能得到更为全面而深刻的理解。

另一方面，韩国出兵越南使美国的朝鲜半岛政策进一步复杂化。从对美外交过程来看，韩国逐渐改变了其外交基调，由完全依赖美国援助走上了谋求自立的道路。作为美国在越南最忠实的盟友，韩国认为其出兵行动使之有资格在重大政治决策和战略决策上拥有发言权。韩国想充当的角色是美国的“盟国”而并非是其“附庸”，即便美国官员也认同这一点。美国驻韩大使布朗认为韩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在1966年夏给国务院的信件中描述说：“历史上的‘韩国’是一个传统的向后看而不愿向前看的国家，是一个愿意向内看却不愿意向外看的国家；在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时，它更多地表现出逃避和依附的态度，而不是去影响它们。…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敢于在外部世界声称拥有一席之地国家，而且正在积极地显示其存在，它还从内心里希望那些比它更强大的国家能与之协商解决问题并尊重其意愿。韩国成功地介入外部事务增强了其自信与独立的意识。”<sup>[19]</sup>不仅如此，韩国还从美国手中“夺回”了一些权益。美韩于1966年7月完成了关于驻韩美军法律地位的协商，这标志着自从朝鲜战争以来韩国政府首次获取对外国驻军进行司法处置的权力。

美国方面认为，朝鲜打算利用的手段不是发动常规战争，而是靠“渗透性战争”（porous war）策略的颠覆、破坏活动以及心理战术来达到目的。<sup>[20]</sup>这时朝鲜似乎很自信，它认为美国“既没有能力也没有信心来对付朝鲜，因为美国正深深陷入越南问题之泥淖”<sup>[21]</sup>。在美国看来，金日成是在实行一种朝鲜式的“越南战略”，其目的是为了激起韩国国内革命，进而通过“越南式道路”实现目标。虽然美国最初在“越南问题和朝鲜半岛出现的问题之间是否存在直接联系”这个方面还不十分确定，但它后来确认，“在这两个地区发生的事情与将来的共产主义战略及其军事行动是相吻合的。金日成将利用东南亚地区局势变化所提供的时机在东北亚地区制造紧张空气。假如越共现在发动一场全国性的进攻，北朝鲜将采取何种行动则是一个相当大的未知数”<sup>[22]</sup>。所以，美国在做出基本判断的同时还非常担心朝鲜会真的以战争形式来达到其政治目标。同时美国还担心韩国采取单边行动而引发半岛危机，因为一旦危机局面出现中苏必将以某种形式介入，而美国则“不想与中国或苏联之间直接发生一场战争”<sup>[23]</sup>。同时，朝鲜的行动使美韩关系受到极大冲击。美国在处理“普韦布洛危机”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妥协态度使韩国极为不满，加之撤兵减援政策的出台，一度使韩国产生被美国出卖的感觉。19世纪末期朝鲜半岛成为大国玩偶的历史再度浮现在韩国人脑海之中，这不可避免地使美韩关系产生影响。70年代初期，朴正熙则开始推行一系列的如启动核武库开发项目、国防自立行动以及实行朝鲜半岛南北对话等独立性较强的政策，这使得美国越发感到韩国的难以驾驭。

韩国介入越南战争并非这是这一时期朝鲜采取某种行动的直接诱因，但的确为其实行其新的对外政策提供了契机。美国极度关注越南问题并力促韩国向南越派兵，相对忽略半岛局势引发的危险局面和潜在的难以预见的后果。尽管韩国在出兵越南过程中获利甚巨并形成美韩战时联盟，但与此同时韩国所面临的威胁也大大增加。美国也面临着半岛安全受到严重困扰的局面，而且在处理半岛问题时，最终导致其东北亚地区重要盟友之一韩国的离心倾向。虽然此时美韩联盟依然存在

在，但两国关系已非从前。

### [参考文献]

- [ 1 ] Memorandum From Vice President Humphrey to President Johnson. *Washington*, January 5, 1966. FRUS 1964—1968, Vol. XXIX, Korea Department of State, Washington, DC, Doc. 68.
- [ 2 ] Shin Bum Shik. *Major Speech By Korea's Park Chung Hee*. Hollym Corporation Publishers, Seoul, Korea, 1970.
- [ 3 ] Park, Tae-Gyun. *The Impracticable Plan: the Phase-down Policy of Korean Army by the U. S. in 1950s and 1960s*.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 2009—09—10 ] <http://arts.monash.edu.au/korean/ksaa/conference/16taegyunpark.pdf>
- [ 4 ] Christos Frenzos. *From Seoul to Saigon: U. S. Korean Relations and the Vietnam War*. University of Houston, 2004.
- [ 5 ]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Kore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Seoul*, November 25, 1967, FRUS, Vol. XXIX, Doc. 134.
- [ 6 ] Womoo Dong.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 at Crossroads*. The Association of Christian Scholars in North America, NC, 1982.
- [ 7 ]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Vietnam, March 30, 1965. FRUS, Vol. XXIX, Doc. 220.
- [ 8 ] Wang Il Bæk.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search Center For Peace And Unification of Korea, 1988.
- [ 9 ] Memorandum From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mith) 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Rostow) (Appendix 2). *Washington*, January 19, 1967. FRUS, Vol. XXIX, Doc. 107.
- [ 10 ] 资中筠:《战后美国外交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
- [ 11 ] David L. Anderson, John Ernst. *The War that Never End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Vietnam War*.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07.
- [ 12 ] Marvin E. Gettleman. *Jane Franklin, Marilyn Young: Vietnam and America: A Documented History*. Grove Press, 1995.
- [ 13 ] Transcript of Johnson News Session on Foreign and Domestic Matters. *New York Times*, 24 April 1964, 14.
- [ 14 ]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Random House, 1987.
- [ 15 ] Hyun Dong Kim.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The Evolving Transpacific Alliance in the 1960s*. Research Center for Peace and Unification of Korea, 1990.
- [ 16 ] Emerson Chapin. Seoul Citing Troop Aid Seeks Role at a Vietnam Peace Parley.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7, 1966, 7.
- [ 17 ] Se Jin Kim. *South Korea's Involvement in Vietnam and It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mpact*. *Asian Survey*, Vol. 10, No. 6, 1970.
- [ 18 ]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November 14, 1961. FRUS, Vol. XXII, Doc. 247.
- [ 19 ] Letter from the Ambassador to Korea (Brown) to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Bundy), *Seoul*, August 26, 1966. FRUS, Vol. XXIX, Doc. 90.
- [ 20 ] Telegram From the Commander in Chief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mmand and of United States Forces, Korea (Borah) to the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Wheeler), *Seoul*, January 24, 1968, 1240Z. FRUS, Vol. XXIX, Doc. 146.
- [ 21 ]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Kore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Seoul*, January 24, 1968, 2105Z. FRUS, Vol. XXIX, Doc. 219.
- [ 22 ] Telegram From the Commander in Chief, Pacific (McCain) to the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Wheeler), *Honolulu*, November 16, 1968, 0538Z. FRUS, Vol. XXIX, Doc. 208.
- [ 23 ] Notes of Meeting. *Washington*, January 25, 1968. FRUS, Vol. XXIX, Doc. 226.

[责任编辑: 刘文山]